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新茶花
第二十二回 新馬路初仿匏止坪 百花裡驚散燒炭黨

那日慶如請了兩席酒，算是暖房。除了公一、季留、君實、小牧外，又請了幾個鄰居，子青是已經回去了。當下林林梳妝出來，與諸人相見。大家見他已改了內家的裝束，不施脂粉，淡冶天然，腳上卻穿一雙京鞋，上繡兩隻蛺蝶，走起來閣閣的響，季留笑道：「林林改了妝，倒可以人得天足會了。」林林也笑道：「我的腳本來不十分小，一向把他拘束得好不苦惱。最可惡的是，堂子裡的惡習，偏是大姐要大腳，小姐要小腳，成為牢不可破的例，好端端的腳指頭，生生的拿他彎過來，疊在腳底裡，上面又載著若大一個身軀，好像拿乾百斤石頭，壓在已經摺轉的嫩骨上，你道痛不痛？如今是好了，我不於這營生，也就好放他自由了。」季留笑道：「林林你說女人的腳，是小的好看，還是大的好看？」小牧搶說道：「如果不講他的痛苦不痛苦，只說他好看不好看，並且也不必說男女子權的道理，只當女人是男人一個玩物，卻也是大的好看，小的不好看。為什麼呢？小腳的女人，雖是尖瘦可愛，但裡頭卻是污穢，並且疤痕密布，其色黑紫，真是不堪目擊。反是沒有纏過的腳，血脈流通，柔如凝脂，脫剝出來，自有一種蕩人心魄的姿勢，你道好看不好看？」公一聽了笑道：「說得刻劃入細，但不嫌太穢褻麼？」林林微笑不言。君實也說道：「林林，你把腳放了，可以做些文明事業，不如進女學堂去讀書罷。」林林搖頭道：「罷罷，中國此刻的女學，真還在幼稚時代，那女學生一進了學堂，就如封了王一般，一根便紙條還寫不出，就只當自己是個文明人，帶起眼鏡，拖起辮子，看人不在眼裡。像我們這種人去就學，是他們不屑與伍的，以為是個賣淫婦，其實他們的行為，也未必高如我輩，不過不好說罷了。像金小寶被學堂裡革出來，就是一個榜樣。好在我此刻有慶如在此，他是我的師傅。我想別的科学還不要緊，我第一要學琴歌，覺得這件事可以和平我的心志，增進我的幸福。我從前雖學過什麼胡琴、琵琶，但覺得聲音或是噉殺，或是淫靡，總不及這個好。就是那曲調，也不離這兩種毛病，沒有發抒性情的好處，你們道是如何？」慶如笑道：「你要學琴，這是很容易的，我明天就去搬一張批阿拿來，我教你就是。」季留拍手道：「本來馬克格尼爾姑娘的琴，是巴黎第一，此刻要做上海的首唱了。」大家附和了一陣，方才席散。卻說季留，那一天正在寓所，忽地外間傳進一張請客票來，是請到百花裡花如玉家酒敘的。主人的姓，是個何字，另外又綴小字，是「君實已到，即候速臨」等語。季留心想：這姓何的，莫不是子青出來了？但他並不帶花如玉，且字跡不對，決是別人。本想去，又想君實在彼，借此敘敘也好，便回一聲曉得了，自己穿上一件大衣，徑來赴席。走進門來，只見房中已經坐席。君實果在那裡，背後坐著小花四寶，旁邊卻空一位。

季留與主人招呼了，便坐在君實旁邊。那主人向著君實、季留道：「久仰二君是個江東豪俠，咱小弟也在江湖上頗有名，人多稱我『落坑虎』。今日小酌，奉屈一敘，以後便可時常往來了。」

說著把手指首坐一個肥胖大漢道：「這是我們的老大朝天獅子馬德芳，想二君必定聞過名的。」季留吃了一驚，暗問君實如何認識他們，君實輕輕說道：「這主人還是今天初會面，我因聽得草澤英雄很有幾個好的，所以想來物色物色。」季留尚要說時，只見馬德芳忽然說道：「這幾年我的威名也夠了，兩江兩湖四川雲貴的小弟兄，足有上萬，那一個不奉著我號令。一到上海，那一個不來孝敬。他們如果吃了外國官司，只消我去同他說一聲，應該十年的，減作五年；應該永遠監禁，減作廿年。巡捕房裡的外國人，只聽我的話，所以他們越發怕我了。有哪個不識的人，得罪了我，我吩咐了他們，任你逃到哪裡，總要結果了性命。幾年來不曉得有許多人死在我手裡，真是賽過梁山及時雨哩。」正在說得高興，只聽樓梯上一陣腳聲，德芳回過頭來，直挺挺的站著一個外國人，頓時嚇得呆了，望桌子底只一鑽，那花如玉還當是請的客人，想要招呼，只見那外國人把手中棒一指，說了一句，頓時走上許多外國包探、印度巡捕、中國巡捕，把主客都圍住了，嚇得娘姨大姐鬼哭神號。君實見勢不妙，恰好座旁有個窗口，便一腳踏出，鑽出窗來，喜得就是連著隔壁人家一個露台，往上跳去，伏作一堆靜聽消息不題。那西探將各人一一用手銬，看見季留沒有頭髮，問他是那個人？季留說是中國人，那人不信，道：「你的面孔赤黑，一定是個安南人。如果真是安南人，我可送到法國領事處去保釋。」季留髮怒道：「我真是中國人，為什麼要冒充那亡國的奴隸？」那西探被他一喝，倒吃了一驚，也不來銬他，一面把馬德芳從桌下拖出，只聽得馬德芳沒口的喊饒命道：「我的姊夫是法蘭西巡捕房二頭腦，看他的面上，饒了我罷！」西探也不理他，揀一付大銬銬了。再查點人數時，只有七個，缺了一人，卻見小花四寶的哥哥，拿著一根胡琴，跟著妹子來出局，此時躲在扶梯背後發抖，西探指道：「就是他！」

一把抓過來，嚇得那烏龜只是叫。看官，那烏龜本是不會叫的，此刻逼得他叫了，已經殺盡勝會，如何還聽得出他叫的是些什麼呢？當下把八個人趕下樓來，到了馬路上，一個個把辮子連起，幸得季留沒辮子，不會吃這一苦。一徑押到巡捕房來，關了一夜，等候明天解到公堂去審。